

湮灭

遗落的南境 ①

Book 1 of The Southern Reach Trilogy

Annihilation

[美] 杰夫·范德米尔/著 胡绍晏/译

Jeff VanderMeer



天地出版社

华夏书轩

湮灭

Annihilation

遗落的南境 ①

Book 1 of The Southern Reach Trilogy

[美] 杰夫·范德米尔/著 胡绍晏/译

Jeff VanderMeer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遗落的南境. 1, 湮灭 / (美) 范德米尔著; 胡绍晏译. —成都: 天地出版社, 2015.9
ISBN 978-7-5455-1616-6

I. ①遗… II. ①范… ②胡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32718 号

ANNIHILATION: A Novel by Jeff VanderMeer
Copyright © 2014 by VanderMeer Creative, Inc.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5 by Beijing Huaxia Winshare Books Co., Ltd.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arrar, Straus and Giroux, LLC, New York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
ALL RIGHTS RESERVED

Cover Arts by Pablo Delcan

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: 21-2015-98

遗落的南境1: 湮灭

作者	[美] 杰夫·范德米尔
译者	胡绍晏
责任编辑	李晓娟 杨永龙
版权编辑	郭 淼
封面设计	蒋宏工作室
责任印制	李 昆

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
(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: 610014)

网 址 <http://www.tiandiph.com>
<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>

电子邮箱 tiandicbs@vip.163.com
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	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	2016年1月第1版
印 次	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成品尺寸	145mm × 210mm 1/32
印 张	8.25
字 数	113千
定 价	28.00元
书 号	ISBN 978-7-5455-1616-6
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

咨询电话: 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

购书热线: (010) 67692522 (市场部)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在神秘莫测的世界中的探险，意境诡异而幽远……

（作家 刘慈欣）

整个作品就像是一部探险纪录片，把一支由五名女性科学家组成的探险队所经历的种种神秘、幽远、惊悚和恐怖的场景一幕幕地展现了眼前。

（作家 郑 重）

我们读到的不是一部传统的科幻，而是融合了科幻、奇幻、悬疑、恐怖等诸多元素的新怪谭，这也是Jeff VanderMeer的拿手好戏。

（作家 王侃瑜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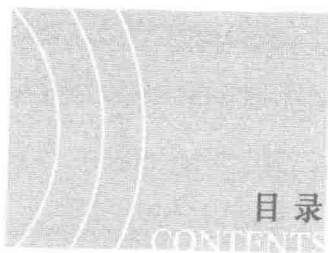
X区域里有两座塔，一座是向下延伸的“地下塔”，另一座是废弃的灯塔。地下塔里看到的景象有一种虚幻的超现实感，而灯塔里看到的是明确真实的景象，地下塔在地底的黑暗中，灯塔在海岸边的地面上。这一上一下，一明一暗，一实一虚构成了两个支点，而书中人物就在这两个支点之间来回摇摆。

（译者 胡绍晏）

作者写作的手法异常的老道……事件本身的精彩之处被作者的处理手法衬托得更加引人入胜，就像平静的水面下暗流激荡，而阅读的过程中读者一直踮着脚尖在水面上小心翼翼地走过，被水面的张力托得目眩神驰。

（科幻迷 谭晶晶）

献给安



目录

CONTENTS

01 起始 / 00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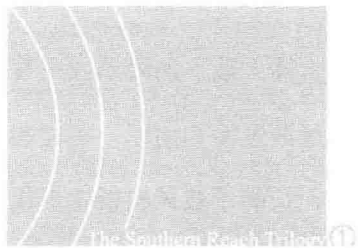
02 融合 / 045

03 献祭 / 113

04 浸渍 / 155

05 消融 / 201

01 起始



煙火

那座直插入地下的塔不该出现在这里，而黑松林恰好由此开始逐渐过渡为沼泽，再往前则是更加泥泞的湿地，杂草丛生，长满了被风吹得歪歪扭扭的树木。湿地和自然水道以远，便是海洋。稍远处的海滩上，还有一座废弃的灯塔。国境内的这整片区域已经废弃达数十年，原因很难说清。我们是两年来首次进入X区域的勘探队，前任者的设备大多已经生锈，他们的帐篷和棚屋也只剩下空壳。望着这片平静的土地，我相信，我们当中没人能发现任何威胁。

我们一行共四人：一名生物学家、一名人类学家、一名勘测员，以及一名心理学家。我是生物学家。这一次，我们全是女性。派遣勘探队有许多复杂的因素要考虑，包

括成员的选择。心理学家比大家都年长，是我们的领队。越过边界时，她把大家都催眠了，以确保我们保持镇静。之后，我们经过四天的艰苦跋涉才抵达海岸。

我们的任务很简单：从大本营开始，慢慢地扩展勘察范围，在神秘的X区域里，将政府的调查工作继续下去。勘察任务可能持续数天，数月，乃至数年，这取决于各种条件与动因。我们有六个月的补给，另有两年的物资早已储存在大本营里。我们还得到保证，如有必要，就地取材也是安全的。所有食物都是腌熏或罐装的。我们最特殊的外界装备包括一种测量装置，每人配发了一台，悬在腰带上：黑色的长方形金属小盒，中间有个玻璃覆盖的孔。如果那个孔发出红光，我们有三十分钟时间转移至“安全地点”。我们不知道那装置测的是什么，也不清楚为什么当它发出红光就应该小心，他们没告诉我们。

最初的几个小时之后，我已经对那盒子习以为常，根本不再去看它。我们被禁止携带手表和罗盘。到达营地后，我们开始用带来的设备替换废弃损坏的物品，并支起

自己的帐篷。一旦确认X区域不会对大家产生不良影响，我们将重建棚屋。参与上一期勘探的成员最后逐一离队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游荡回自己家中。因此，严格来说，他们并未失踪，只是以某种未知的方式从X区域消失了，然后重新出现在边界另一侧。他们无法描述旅途中的具体情况。这一迁移过程持续了十八个月，而先前的勘探队并未经历过此种状况。但用上级官员的话来说，其他现象也可能导致“勘探任务提前终止”，因此我们必须测试自己对此地的耐受力。

我们也需要适应环境。在大本营附近的森林里人可能遭遇黑熊或郊狼。你也许会突然听见一声啼鸣，目睹夜鹭从树枝上惊起，然后不小心踩到毒蛇，而本地区内共有六个不同种类的毒蛇。水泽与河流里隐藏着巨大的水栖爬行动物，我们采集水样时都很小心，避免涉入太深的水域。尽管如此，关于生物群落方面，大家并不太担心。而另有一些因素却当真能令人产生不安。很久以前，这里曾有城镇存在，我们遇见过人类定居的奇特迹象：有破破烂烂的

小屋，红色屋顶已然塌陷，有生锈的车轮辐条半埋在泥地里，还有从前圈牲口的栅栏，形状依稀可辨，嵌在铺满层层松针的土壤里，就像是装饰品。

然而更为可怕的是，在黄昏时分，会有一种强烈而低沉的呜咽声。海面吹来的风和内陆诡异的沉寂钝化了我们辨别方向的能力，因此，那声音仿佛渗入黑沉沉的积水。此处的柏树就浸泡在这积水里。那水，我们甚至可以从看见自己的脸，水面纹丝不动，仿佛玻璃一样静止，映照出柏树上密密涔涔集结成珠状的灰色苔藓。朝着海洋的方向望去，只能看见黝黑的水面，柏树灰色的树干，以及犹如静止雨滴般似落不落的苔藓。而你能听见的，只有那低沉的呜咽声。

这种效果若不是身临其境很难体会，那其中的美同样难以理解。而当你从颓废中看出美感，你的内心便发生了变化。颓废会试图占据你。

如前所述，我们在森林过渡到沼泽与盐水湿地的地方发现了那座塔。这发生在我们抵达大本营的第四天。当

时，我们已经找到了方向感。根据众人携带的地图，以及前任者留下的沾满水渍与泥尘的文档，我们都没想到会在此有所发现。然而它就位于小径左侧，几乎被掉落的苔藓掩埋，周围是低矮的草丛：那是个浅灰色的圆墩，其材质貌似由水泥和碾碎的贝壳混合而成。圆墩的直径大约六十英尺，比地面高出八英寸左右。它的表面没有刻写任何文字，无法判断其作用或建造者的身份。圆墩表面正北方有个矩形开口，通过它可以看到盘旋而下的阶梯伸向黑暗之中。入口处被香蕉蜘蛛结的网和暴风雨带来的垃圾覆盖，但地底下却涌出一股股凉风。

一开始，只有我将其视为一座塔。我也不知道为何会想到是塔，毕竟它是通往地下的，完全可以认为它是个地堡，或者是被掩埋的建筑。然而一见那阶梯，我立即就想起海边的灯塔，眼前也突然呈现出幻象，仿佛看到上一期勘探队成员一个个离开，然后地表发生了统一有序的迁移，灯塔依然留在原地，但其地下部分被安置到内陆。在我的幻觉里，这一切规模宏大，细节清晰。当时，所有人

都站在一起。回想起来，这应是我到达目的地后的第一个荒诞想法。

“这不可能，”勘测员凝视着地图说。在傍晚深沉清冷的阴影中，她的话语显得尤其紧迫。太阳的高度意味着我们很快就得用手电筒探查这座不该存在的建筑，不过若是在黑暗中进行，我也完全乐意。

“然而它的确存在，”我说，“除非我们集体幻视。”

“建筑模式很难判定，”人类学家说，“材料也模棱两可，可能出自本地，但不一定在本地建造。不进去看一看，没法知道那是原始科技、现代科技，还是介于两者之间。我也无法猜测它的年龄。”

我们没有途径通知上级这一发现。由于担心不可逆转的污染，进入X区域勘探的规则之一就是不能尝试与外界联络。我们携带的物品也大多与当前的科技水平不符。我们没有移动电话和卫星电话，没有电脑和录像机，除了腰带上奇怪的黑盒子，也没有复杂的测量仪器。我们的照相

机需要使用临时搭建的暗房。对其他人而言，缺少移动电话尤其让她们感到距离现实世界非常遥远，但我一直就喜欢这样的生活。至于武器，我们有匕首，还有一个上锁的箱子，里面存放着若干老式手枪，以及一把突击步枪。这最后一项是考虑到当前的安全标准后，才勉强特许的。

我们需要保留记录，就像这样的日记本：防水纸页、柔软的黑白封面，轻便但几乎难以损毁，蓝色横线可供书写文字，左侧的红线隔离出页边。这些日记本将跟随我们返回，或被下一支勘探队发现。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提供背景信息，让对X区域一无所知的人也能理解其中的叙述。我们还接到命令，不能互相观看日记内容。上级官员相信，互享太多信息会干扰观察。但根据经验，我知道这种企图剔除偏见的努力有多徒劳。没人可以真正做到客观——即使是在真空中，即使你的大脑被渴望真相的意愿占据，甚至到了宁愿自我毁灭的程度。

“我对这一发现非常兴奋，”我们还没就那座塔的问题深入讨论，心理学家便插话道，“你们也感到兴

奋吗？”她从没问过我们这个问题。训练过程中，她问的问题往往类似于“你觉得自己在紧急状况下能有多冷静？”。当时，我感觉她就像个糟糕的演员在扮演一个角色，而现在就更明显了。不知何故，成为领队似乎让她很紧张。

“这绝对令人兴奋……绝对出人意料，”我说道，尽量控制语气，以免显得在嘲讽她，但并不完全成功。我对自己不断增长的焦虑感到吃惊，主要是因为，与我的想象和梦境相比，这一发现本属稀松平常。穿越边界前，我的头脑中浮现出许多景象：巨大的城市、奇异的动物。某一次生病期间，我还曾想象一头巨型怪兽从波浪中冒出来，扑向我们的营地。

与此同时，勘测员只是耸耸肩，并未回答心理学家的问题。人类学家点了点头，仿佛赞同我的说法。那座向下延伸的塔，其入口散发出一种存在感，就像一张空白的页面，让我们可以写上许许多多东西。这种存在感就好像低烧，给予大家沉重的压力。

如有必要，我会给出其他三人的名字，但一两天后，只有勘测员坚持下来。另外，他们也强烈建议不要使用名字：要将注意力集中在任务上，“一切有关个人的东西都应该舍弃”。名字与我们从何而来有关，但与我们在X区域内的身份无关。

我们的勘探队最初有五个成员，还包括一名语言学家。到达边界前，每个人都必须分别进入一间明亮的白色房间。屋子的另一头有一扇门，角落里则是一张孤零零的金属椅。椅子侧面有些洞孔，是用来固定绑带的，这其中隐含的意味激起了我一丝不安，但此时我已下定决心要去X区域。这些房间所在的区域隶属于南境局，那是个保密部门，负责处理有关X区域的所有事务。

于是我们就等在那里，接受无数项参数测量，各种忽冷忽热的气流从屋顶的管道喷射下来，落到我们身上。心理学家在某一时刻造访了每个人，但我不记得都说了些什么。然后，我们从另一端的房门走出去，进入中央集结区，长长的走廊尽头，有一扇双开大门。心理学家在门口